蜀山劍俠傳/214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二一四回　地叱天鳴 劍氣縱橫寒敵膽　金聲玉振 卿雲糺縵麗鴻都

下一回▶

公冶黃見乙休法力如此高強，也自驚讚不已。不過暗自尋思：「敵我強弱已分，眼前便有大事發生，怎還不早了結，多此無謂糾纏？」忽聽淩渾用千里傳音遙呼：「妖孽欲逃走，諸位道友留意，不可放他們逃脫。」語聲纔住，便見一條赤紅血影電馳而至，後面緊跟着又飛來兩道金光、三道白光，俱如長虹亘天，與那條血影首尾相銜，快要飛到仙籟頂上空。乙休和公冶黃聞聲早已戒備。乙休首由身畔取出掌大小一疊輕紗，朝凝碧崖上空擲去，脫手化爲極薄一片五色淡煙飛起，晃眼佈滿空中。跟着又由袖內飛出一道百十丈長的金虹，橫亘天半，擋住去路。

這時血影已經飛到，來勢迅速異常，身後五道光華俱沒它快。金、石、仙都二女等也已到達崖頂，中間祇隔着那片彩煙。公冶黃見勢在緊急，惟恐妖孽遁逃，手指處，先飛出烏油油一道光華，迎着血影，繞身而過。那條血影在太元洞側已連經諸長老劍仙的飛劍，都是隨分隨合，不見損傷。不料遇到公冶黃這道不起眼的烏光，反是它的剋星，當時分成兩個半截，雖仍合攏，並未當時接上，不禁着急。正趕上小金女童麼鳳倉猝中瞥見飛來幾道極厲害的劍光，未免膽怯，剛往側一閃，正趕血影飛到，不知厲害，誤以爲敵人之敵，即我之友，祇顧一心避敵，卻沒想到這條血影比敵人還要狠毒百倍，未及避開。剛一照面，便聞到一股極難聞的血腥氣，血影已撲上身來，心神一迷糊，當時慘死，屍身下墜，連元神也未保住。

細腰仙娘柳如花和童麼鳳同惡相濟，情逾骨肉，見狀大驚。一面連忙使飛刀護身，心還在打報仇主意，哪知飛刀並無用處，相隔又近，那血影是傷得一人便增一分法力，早由童麼鳳背後透身而過，直撲過來。柳如花聞得血腥，知道不好，欲逃無及，慘號一聲，又喫血影撲上身來，透身而過，死於非命，屍身墜落。經此一來，血影重又固結。

猿長老雖未見過，卻早聞說。乍見血影飛來，二女還未身死，心方一動，忽見金光後面淩渾飛到，老遠高喊：「老怪物還不省悟？速將元神歸竅。你那徒弟宗德，已爲妖孽所殺，火真經也被奪去。再不見機，你那元身也保不住了。」猿長老聞言，方知乙、淩、阮諸人前言，竟果應驗。那火真經，已悟八九，他年成敗所關。元身法體，同關重要。不禁嚇了一大跳，忙往九宮巖元身飛去。總算法力較高，乙、淩諸人不曾作梗，血影傷二女又一耽擱，終於元神復體，趕緊飛身隱遁，纔沒遭了毒手。

那血影真是又貪又狠，忒也膽大。自恃二次煉成出山，已近不壞之身，來去如電，不可捉摸；又恨仇人將門下妖徒一齊消滅，意欲得便傷一個是一個。因乙休不似和人真鬥，竟誤認作雙方鬥法，比劍爲戲，盡管爲公冶黃所傷，並無戒心。傷了二女之後，一眼瞥見九宮巖上猿長老的元身和黃、卓衆妖人，立即飛撲過去。猿長老見機先遁，一面發出劍光抵禦，擋得一擋，衆妖人也紛紛奔避不迭。血影見人有了防備，知難得手，這纔想起遁走。這些事也祇瞬息之間，他快衆仙也快，微一轉側，七八道各色劍光已經連成一片光牆，將他阻住。同時乙、淩二人的太乙神雷，也如雨雹一般，夾着金光雷火，朝他打去。血影雖然不畏，卻衝越不過去，又喫那滿天雷火打得在空中七翻八滾。總算公冶黃被阮糾止住，不再放出烏光，少喫點苦。知道這條去路已走不通，地底天空俱有禁制，一時情急無計，恐應昔年誓言，真個爲火所傷。心一發狠，意欲拼受後洞佛光照體之厄，仍由來路逃出，弄巧還許遇上仇敵門下，傷他幾個，以報殺徒之仇。念頭一轉，撥頭便由雷火叢中飛起，往來路逃去。

那追血影的，乃是淩渾、餐霞、頑石、白雲四人五道光華。見他要逃，俱恐遁脫，齊聲大喝，電掣追去。忽聽乙休喝道：「淩花子，自有人制這妖邪，你急甚麼？」言還未了，忽見迎面飛來一道金光、一道紅光，攔住血影去路。衆人認得來者正是極樂真人李靜虛，同一少年道者，這纔寬心大放。血影也認得極樂真人，情知比先鬥諸人神雷還要厲害，仍想乘隙衝出。忽見二人袍袖一展，立有百丈金光雷火從對面打來。正拼着受這一二雷之傷，裝作被打落，由下面乘虛飛越。猛看出雷火光中，夾着幾點形如火焰、青熒熒的豆大精光。方想：「另一敵人祇把袍袖虛揚，未見發出寶物，難道另有詭謀，還能傷我

不成？」心念微動，已被青光打中，同時又喫神雷一震，連滾了幾下，方覺元氣大傷，猛地心頭一涼。恰巧佛光、神光已經爆發，跟着衆仙趕到，各放太乙神雷，幾面夾攻，竟連未一念頭俱未轉到，便已爆散成爲無數血絲殘影，四散消滅。乙休終不放心，把手一招，崖前那片輕雲電馳飛來，往下一網，全數網去，懸在空中。衆仙重用純陽真火合力一燒，直到形影皆消，連血腥味都聞不到，纔行住手。

那與李靜虛同來的少年，正是謝山。乙、淩、公冶三人，俱早相識，便給沒見過的諸人一一引見。問起來意，極樂真人道：「我和謝道友，無心中做了一件兩全其美之事，到得稍晚，差點沒被老妖孽逃走。說來話長，我還要應長眉道人舊約，助齊道友代鎮地軸，須與謝道友同往，會後再談吧。」仙都二女老遠望見義父，首先飛到，一一拜見。謝山道：「你姊妹此行經過，昨日我已盡知，會後即同往小寒山，不必多說了。你們和一班小道友，相聚無多，自去玩吧。」說時，金、石諸人也相繼過來拜見。極樂真人指着金、石二人道：「你兩個職司甚重，還不快跟我走，以免少時不能入內。」說罷，自和謝山、金蟬、石生，向衆作別自去。餐霞大師等三人也自迴轉。

乙休便問淩渾：「崑崙妖孽門下黨徒，你都除去了麼？」淩渾道：「那還用說？如非娭姆暗中相助，妖孽一到，便將他那赤血妖光破去，妙一夫人固然無妨，這次他頂了天台修士蔣誠言的肉身前來，裝得極像，外表竟看不出他破綻。還有兩個厲害妖徒，一個頂着華山派餘孽小殺星霍合，一個頂着老怪物的徒弟宗德。也是老怪物不好，受人慫恿，存心不良，想盜芝仙，惟恐無人看家，不令宗德跟來。宗德本就心不甚願，恰值霍合受了許飛娘之託，往探老怪物行未。這廝自己想來，卻恐被人識破，知宗德臉生，異想天開，意欲冒充老怪物的徒弟，混進府來觀光。宗德被他說動，相約同行。因恐玉版真經和越女劍訣放在山中有甚差池，一時小心過度，竟將其暗藏身邊帶來。中途遇見妖孽師徒，連話都未答一句，便已送了終。這兩妖徒尚是劫後初出，並無肉體。妖孽因爲日無多，五府一開，便難下手，急切間難覓好的肉體。本意祇帶那些附有肉體的徒黨進來，令二孽徒守在外面，等成功以後，另行設法。這一來，恰巧被我們一網打盡，否則剩兩個在外，又留隱患。妖孽到時，見了輪值迎賓諸弟子，本欲暗下毒手，就此闖進，逢人便害。幸虧白眉、芬陀二位在雪山頂上運用佛法遙制。他又看出洞口佛光隱現，惟恐因小失大，纔暫止妄念，改以客禮求見。妖孽行蹤神速，事前好些道友俱不知道。齊道友對我預告，又未詳言，祇知他要來報長眉真人當年之仇，來時情景，也是茫然。以爲這類妖孽，老遠便能聞出血腥，祇到時守候，一望而知，哪知竟出意料，如非阮道友用諸天寶鑑查出他的行徑，險被漏網誤事。他見主人時，留有三徒在外，正欲將洞外諸弟子擇肥而噬，喫我用天狼釘一釘一個，全數釘住。宗德肉體便在其內。剛把火真經、劍訣

取過，他師徒已爲嫫姆無音神雷所傷，祇剩他一條血影遁出。先還想將釘住的三妖徒救走，喫姜雪君追出，仍用無音神雷將三妖徒殘餘元神消滅。餐霞等諸位道友也即追出。他知後洞佛光厲害，仗着昔年熟地，想由崖前雲路上衝。兇狡成性，到這一髮千鈞之際，仍想就便害上幾人再走，終於作法自斃。也是齊道友該要發揚光大。妖孽記仇之心太甚，剛得脫劫，不等火候精純，便想乘隙侵犯，致應昔年誓言。否則稍晚十年，氣候一成，再被五臺妖人結納了去，禍害之烈，何堪設想！」

這時猿長老已是焰威頓斂，忸怩着湊近前來，想向淩渾求告，無如適已與衆成仇，羞於啓齒。就此回山，又因那部火真經，自己正煉到緊要關頭，爲他年成敗之基，如若失卻，無異前功盡棄。等第二次天劫降臨，輕則重墮輪迴，重則形神俱滅，連兵解都無望。正在爲難愁急，乙休忽笑道：「你這老猴頭，威風哪裏去了？可要和我駝子再鬥一回？」猿長老聞言，又愧又忿，乘機慨然道：「乙真人，休再惡作劇。我自宋時得道，雖屬旁門，頗知謹慎。說我多收異類，近來往往縱容，或者有之；但我本人祇是性傲，不肯服人，別無過惡。祇因誤信人言，受此大挫，從來未有之辱，門徒好些慘死。我已知悔，從此努力虔修。彼此都是玄門中人，劍訣我已精熟，淩真人又非取自我手，收用無妨。火真經關係我修道成敗，諸位如能念我修爲不易，將它賜還，終生感戴。真人不允，我也無法。除非諸位今日便做成我兵解，自知不敵，也決不抵禦，任憑殺戮。如若放我回去，必以全力報德，死而後已，決不反復。」淩渾笑道：「駝子逗你玩的。那血影妖孽，本是白眉真人同門休逐的師弟，比你如何？如想傷你，哪能容你兵解？連殘魂剩魄都消滅了。我不願乘人之危，你既肯洗心革面，便是朋友，沒有要你東西之理。火真經自然還你；劍訣和天狼釘，仍須十五日後，你到青螺峪去取。如何？」猿長老想不到一念轉移，事便如此容易，感激萬分，朝着乙、淩諸人再四稱謝。乙休知淩渾義結猿長老，別有用意，方欲答話，被赤杖仙童使眼色止住，祇得罷了。

公冶黃道：「如今風平浪靜，我們去下完那一局殘棋吧。」乙休笑道：「你已負了一子，祇剩有限幾着，還不肯認輸麼？」公冶黃笑道：「一局未完，哪能便定勝負？」乙休笑：「依你依你。」隨拉阮糾、公冶黃同往崖上飛去。

猿長老自覺當着衆妖人面上無光，意欲告辭。淩渾笑道：「老猿，你又迂了，無此一着，你如何能轉禍爲福？一存芥蒂，又入魔道。且等會完再走，我還有好些話對你說，都彼此有益之事。能同往青螺峪長談尤妙。如不願往九宮巖，我引你另找同伴去。」隨將玉版真經取出遞與。猿長老已經心向正教，聞言點頭謝了，隨着淩渾，另尋館舍安置。不提。

仙都二女初次見到今日這等陣仗，大是驚奇。正覺得有興，忽見易靜走來，對二女、癩姑道：「仙府行即開闢，葉島主令我來尋三位姊姊，同往相候。」二女還想聽完乙、淩諸仙的話再走。癩姑笑道：「淩真人說的祇是片段，我們去聽全的多好。問問那血影是甚妖孽？怎會是長眉師祖同門？連我都沒聽說過。」易靜道：「說來話長，連我也祇剛聽說起。現在諸位仙長都聚集在繡雲澗，正談此事，我們快走吧。」說完，同往繡雲澗趕去。

這時玉清大師和青囊仙子華瑤崧果在談說此事，除原有二三十位仙賓外，武當山半邊老尼也在座。此外還有浙江諸暨五泄山龍湫山樵柴伯恭、跛師稽一鷗，陝西秦嶺石仙王關臨，小南極不夜城主錢康，宜興善卷洞修士路平遙，蘇州天平山玉泉洞女仙鞏霜鬢，湖北荊門山仙桃嶂女仙潘芳，岷山白犀潭韓仙子的弟子畢真真、花奇，邊山紅菱磴銀鬚叟，黑蠻山鐵花塢清波上人，岷山白馬坡妙音寺一塵禪師，南川金佛寺知非禪師，蘇州上方山鏡波寺神僧無名禪師和門下天塵、西來、漚浮、未還、無明、度厄六弟子，赤身教主鳩盤婆門下弟子金姝、銀姝，恆山雲梗窩獅僧普化，天乾山小男，滇池伏波崖上元宮天鐵大師和門下十三弟子，滇池香蘭渚寧一子，武當派靈靈子和門下癩道人、諸葛英、有根禪師、滄浪羽士隨心一，太行山陰絕塵崖明夷子和大呆山人，東海玄龜殿散仙易周、楊姑婆、林明淑、林芳淑、易晟、綠鬢仙娘韋青青等全家，青海教主藏靈子、熊血兒師徒，總共添了數十位長幼仙賓，十九俱是應約而來。那不請自來和一些心懷詭謀的尚有多人，不在此內。這些仙賓，有的各就館舍；有的聞說靈嶠仙府來了千年成道的上仙，紛紛來拜望。仙都二女等到時，剛剛相繼辭去。玉清大師正說起頭沒有幾句，仙都二女和癩姑便在旁靜聽說下去。

原來那血影本名鄧隱。當初曾與長眉真人一同學道，後犯教規，被逐出師門，懷恨忘本，投入旁門，漸漸無惡不作。後又得到一部魔教中的祕籍血神經，由此改名血神子，變本加厲，法力也日益高強。真人後奉師父遣命除他，連擒了兩次，俱念同門之誼，警戒一番放卻，始終怙惡不悛。最後一次，真人恐遺大患，用兩儀微塵陣將他擒住，本該形神悉誅，是他苦苦哀求，免去滅神之戮，力說從此洗心革面，並還立下重誓，真人纔將他和門下諸黨徒，連死的帶活的，一齊押往西崑崙星宿海北岸小古剌山黑風窩原住妖窟以內，將洞門用水火風雷封閉，令他率領門下懺悔前孽。別時，並對他道：「你自得了魔經祕籍，煉就魔光鬼焰，廣收妖徒，造下無邊大孽，我屢奉師命行誅，俱念以前同門之誼，特予寬免，縱惡爲害，連我也爲你負過不少。現將你師徒等十餘人禁此洞內，休看日受風雷之苦，實則替你減消罪孽，玉汝於成。你如真能迴心向善，仍照以前師門心法，

虔修三百六十五年，難滿災消，那時你應受天劫，已在洞中躲過。再出山去，將你對我所許十萬善功做完，以你師徒法力根基，依然能成正果。如再怙惡不悛，人祇一離此山，便有奇禍。那時我已成道多年，再想活命，就無望了。我也明知那部魔經已被你參透了十之八九，雖被我用真火焚化，你在洞中照樣能夠如法修爲參悟，不必等到難期屆滿，便可用那邪法破去我的封鎖，逃脫出去。但我同門師弟祇你一人，幾生修爲，得入師門，曠世仙緣，煞非容易。以前祇爲一念貪嗔，致爲魔女所誘，鑄成大錯，犯規被逐。師父本就說你夙世惡因早種，屢世修爲，全係勉強。因你天資穎悟，看出恩師行藏，向道心堅，苦苦哀求，百折不回，又有諸位恩師的同道好友再三勸說，勉強收下。哪知你修爲雖是極勤，惡根依然難盡，終於不出恩師所料。你入門之時，我既代你力求，後來你犯規被逐，我又力向師父求情，以爲天下無不可化之人，意欲力任匡救之責。此時你稍知悔悟，早已重返師門，焉有今日？誰知後來爲你費盡苦心，終難挽回。我因頭次勸誡，曾對你說，此後必要逼你回頭，不到我力竭智窮，決不罷休，並決不親手殺你。所以自奉遺命誅你以來，我幾乎全副精神在你身上，專在你爲惡將成之時，給你破壞，甘違師命，不肯殺戮，也是爲此。可是你這類極惡窮兇之人，我爲私誼，留在世上，你一日不歸善，一日不死，我便不能飛昇。我功行已早圓滿，已爲你遲了一個甲子，難於再延。你雖惡貫滿盈，我仍不願有違初志，爲此將你送來此地，看是放卻，實則數運已盡。爲想盡我最後心力，這次擒你，特早了數日，使你遭劫之期移在他年。吉凶禍福，係你一念。能聽良言愧悔，自可無害；否則，你祇要期前破法出山，不出三日，便應前誓，爲神火所化，形神俱滅了。」說罷，封洞自去。

血神子鄧隱自習魔經，惡根日長。因知真人飛昇以後，無人再能制他，口雖求恕知悔，怨毒已深，心存惡念。頭兩年惟恐真人試他，強自忍耐，受那風雷之苦。等第三年真人道成飛昇後，立即在洞中重煉魔經，以求出困。自知天劫厲害，真人所說並無虛言，爲避他年之劫，甘受絕大苦痛，將魔經中最厲害的一種邪法，昔年不捨得原身，幾番躊躇欲煉又止的血影神光，重新苦煉。竟將自身人皮，生生剝去；再將全副血身煉化，成爲精氣凝鍊的一個血影。又將隨死的幾個愛徒，一一如法施爲。

此法煉成以後，異日出山，無論遇見正邪各派修道之士，祇消張臂撲將上去，立即透身而過，對方元神精氣全被吸去；並還可以借用被害人的原身，去害他的同道。再遇第二人，仍舊脫體，化爲血影撲去，祇要撲中，便無倖免。多大法力的人，如若事前不知，驟出不意，也是難免受害。尤其厲害的是，水火風雷、法寶飛劍皆不能傷。因除長眉真人外，釋道兩教中還有幾個厲害人物，仍難惟我獨尊，心猶未足。除將原有諸寶重加祭鍊外，又費十多年苦功，煉就十指血光與頭頂上的玄陰魔焰，以爲抵禦敵人純陽至寶之

用。滿擬真人飛昇，去了對頭，可以任意逆天行事，爲所欲爲。因爲痛恨真人，便想連他門下一網打盡。

當妖法煉成，破了禁制，脫困出洞之日，正是開府的前幾天。知道開府以後，以前祕藏至寶俱要被敵人得去，將易於防身，難以加害。加以心性狠毒暴烈，報仇心切，迫不及待，纔一出困，便趕了來。他手下共是十五名妖徒，煉成血影的雖祇三人，餘者也都各有異寶，精習魔法。因師徒四人尚無肉身，一到便被仇敵識破，有了防備，不能大肆殺害，於是四出尋覓。先是大弟子妖蠻烏薩齊，在姑婆嶺左近遇見程明誠，當時用血影罩住，得了肉身。總算古正見機逃遁得快，妖徒又忙着回山，不曾追趕，得遇玉清大師，將肉身保住，兵解轉劫，未被得去。妖徒行在途中，與妖師相遇，正想將程明誠的肉身讓與。恰值天台修士蔣明誠受了許飛娘的慫恿，欲往峨眉覬覦芝仙，攝取有根器的少女，飛行路過。妖人師徒正在山頭聚談，蔣明誠御風飛行，既高且速，本未被他們看見。也是平日淫惡，該遭慘劫，過時瞥見下面風景清麗，澗谷幽奇，死星照命，在空中略微停頓。忽發現左近山頭上有一蠻人，帶了十二個相貌清秀的道童和三條血人也似的紅影並立。心疑對方也是旁門中人，不知從何處攝了些童男來，竟想上前詢問。他這一停，已被妖人發現，便逃都未必來得及，何況送上前去。纔一照面，覺出異樣，血影已撲上前去，當時送命。又值小殺星霍合同了宗德飛來，鄧隱的二妖徒立即飛上前去，也是一撲即死。於是各頂着一個替身，去往峨眉求見。正遇周輕雲、吳文琪、楊鯉、尉遲火四人輪值，輕雲忙即入內稟明，領了進去。他們前腳入洞，極樂真人便同謝山趕到。楊鯉認得謝山，正是那年爲助陸蓉波開石脫劫，中途和虞重爲妖人所困，用太乙神雷解救自己脫險的絳衣少年。又與極樂真人同來，料非尋常，忙即上前拜倒，正要稱謝。二人連話都未等和洞外三人說，把手一擺，便往洞內飛去。剛出飛雷徑，還沒飛到太元洞側，迎頭遇見葉繽、楊瑾，同了幾個年幼道侶閒遊仙府各地，談笑走來。謝山喜道：「葉道友，快將那古燈檠與我，小心戒備。琳、瓔二女何在？」葉繽見他神情匆迫，料已發生變故，忙將古燈檠取出遞過，方答：「瓔、琳二姊妹現在凝碧崖守護芝仙，古神鳩也在那裏，當無他慮。」言還未了，忽見太元洞內電一般飛起一條血影，緊跟着又追出好幾道光華，真人、謝山隨即騰空追去。

原來妖人掩飾極工，又是正教出身，師徒十餘人外表一點不見邪氣，妙一夫人等聞報時還未覺察。輕雲剛出去引客，忽見姜雪君走來，朝諸仙打了一個手勢。妙一夫人本聽妙一真人說過，這纔省悟。恐被妖孽覺察，各自會意。剛安排好，妖人已領了十二妖童走進洞來。這時隨侍四弟子已各避開，室中祇有餐霞大師、頑石大師、白雲大師三人。妙一夫人本身也自避開，卻將元神中坐，見妖人進門，故作傲岸之狀，笑問：「道友何名？

到此有何見教？」妖人一見室中人少，暗發號令，命衆妖童尋人傷害。同時因忿夫人無禮，獰笑道：「你丈夫還想承繼長眉道統，連眼前的老前輩都不知道麼？」說罷，身子往後便倒，立即血腥味滿室，血光四射。隨着全身四肢，飛起一條赤身血影，剛要往前飛撲。同時十二妖童各由手上飛起一道血光，待向餐霞大師等三人飛去。

就這瞬息之間，倏地滿洞金光，夾着十餘團碗大金星，朝妖人師徒迎去。同時金光中飛起一隻大手，擋在妙一夫人前面，正迎妖人來勢。四仙也各將飛劍法寶一齊施爲。一片慘叫聲中，十二妖童首先斃命。妖人頭頂和當胸各中了一下，當時將所煉血光魔焰震散。認出中的是乾天太乙無音神雷，知道不妙，又急又怒，暗運玄功，由劍光雷火中衝逃出去。

到了洞外一看，三妖徒也被人用法寶將命門釘住，窮神淩渾正待發手雷，越發忿恨。百忙中，還想救了愛徒同逃。不料姜雪君先在洞中見輕雲引了妖人進來，尚還不知厲害，惟恐妖人發難太驟，遭了波及，忙施大挪移法，剛將輕雲移入別室，妖人已經發動，恰好當先遁去。見狀不顧再傷妖人，先發無音神雷，將三妖徒形神一齊爆散。妖人雖然元身煉就血影，功候精純，與妖徒鬼魂煉就的不同，不致被無音神雷消滅，但一樣也是難於禁受，急得怒吼一聲，飛空遁去。

凝碧崖原是他舊遊之地，意欲由前崖上昇，起初爲防應神火滅身之誓，不惜受那極大楚毒，忍痛十餘年，纔將血身煉成精氣凝結的形體。這一來，便是先天陽精丙火也俱難傷害，何況其餘。以爲最多再中幾下太乙神雷，拼受一點零傷，並無大礙。做夢也沒想到今日之局，早在長眉真人算中。憑空來了一個謝山，竟持了千年前的佛門至寶佛火心燈，並且來時受有神僧指點，全知底細；又將用法學會，已能發揮妙用，比起從前厲害得多。就這樣還恐妖孽覺察，雜在極樂真人太乙神雷中，一同發出。等到妖人心頭一涼，覺出有異，已經爆散，連聲都未出，便即消滅了。

二女聽說義父心燈有如此威力，自是喜歡不置。聽完話後，走近葉繽身側，笑問喚她何事。葉繽道：「血影妖孽逃時，我和楊道友本欲相助除害。甘道友忽令門徒相召，纔知峨眉開府大招旁門之忌。一干假名觀禮的異派，因爲血影子一來，十九都寒了心。按說已可無事，不料成道多年的散仙，也有來此作鬧的。那人名叫余媧，乃小蓬萊西溟島得道多年的女散仙。她和靈嶠宮甘、丁二位仙姑的至友霜華仙子溫良玉、瓢媼裴娥，同在一島修煉。日前甘、丁二仙送崔五姑過流沙時，曾經便道往訪，溫、裴二友正在閉關入定，未得面談。余媧得道在後，本來與甘、丁彼此不識，因聽溫、裴二友說過二仙來歷，

便延往島上水宮之中款待留宴，甚是禮重。余媧自云，南宋末年得道，移居島上祇百多年，收有二十多個男女弟子，法力俱頗高強。二仙偶然談到峨眉開府之事，聽她口氣好似不以爲然，便未再提，賓主盡歡而散。二仙見她人頗自傲，又喜炫弄。她和溫、裴二友島上的各洞府，獨她所居窮極華麗，羅列珍奇。意猶未足，又在島東大湖上施展法術，逼水爲牆，就着湖中碧波，建起九層水晶宮闕。四面水壁，厚達十丈，表面堅凝平滑，無殊晶玉，但祇兩面薄薄一層，內裏卻與湖水相通連。各層樓板檐瓦，都用各種金銀珠翠鋪建，移步換形，五光十色，一處一樣。湖中原產有千百種奇魚，時在水壁之中上下游翔，往來不絕。龜龍曼衍，千形百態，與各層珠光寶氣交相掩映，光怪陸離，蔚爲壯觀。法力雖然高強，但是這類爲逞自己私慾，長年矯揉造作，以法爲戲的舉動，似非修道人所宜。門下男女弟子神情也頗自滿，有兩三個均不似安分人物。而溫、裴兩至友所居，祇是島上原有石洞。說是閉關潛修，已逾百年，不特洞門封閉極嚴，還設有玄門潛形禁制，外人難以窺探。當甘、丁二仙還未飛落，她便飛起，假稱迎接，隱有戒備之意。及至問明來意，纔轉驚喜之色。因她全島也設有潛形禁制，所說是否可靠，尚在未定。二仙百年前，曾在仙府查看故人蹤跡，彼時祇溫、裴二友在島清修，更無他人。此次往訪，因知溫、裴二友外功早已圓滿，專一清修，不會外出，又是忽然想到，去時並未占算。當時覺得有好些可疑，回山立即稟告赤杖真人，用宮中至寶查看。見溫、裴二友果然同在一洞內入定清修，並無異狀。可是島上隱迹神妙，以真人的法力，尚費了點事，纔行看出。正想運用玄功，仔細查算余媧蹤跡，何以要如此隱祕，以及她師徒的來歷行徑，忽有兩位天府金仙下降。跟着崔、淩二位道友往訪，與真人匆匆一見，便即辭出。仙府衆仙忙於待客歡聚，又以二友無恙，也就不甚注意，就此岔開。

「適纔阮仙長的弟子尹松雲道友，因見諸葛道友領了三位仙賓往就館舍，認出是雪浪島散仙騎鯨客，同兩個新收弟子來此觀光。尹道友昔年奉命下山，引度有緣之士，在大庚嶺深山之中，與騎鯨客無心相遇，助他得了一枝九葉靈芝，因而成了莫逆之交。今日故友重逢，前往看望，見面一問，他竟是受了五臺妖人蠱惑，特爲覬覦芝仙而來。經尹道友詳說利害和主人法力，以及周密的防備，方始恍然悔悟上當。照主人的法力，來人一舉一動，俱都前知。自覺留下無顏，便欲率了勾顯、崔樹二徒，不辭而別。尹道友力說：『主人量大，對客尤爲禮敬。你原受人愚弄，非出本心，祇要不故犯，便是嘉客。未至期而去，反顯痕跡，日後如何見面？』這纔留住，因而談起冷雲仙子余媧。原來余媧的門下男女弟子有好幾個俱與曉月禪師、司空湛、許飛娘、天癡上人等相識。雖因余媧島宮照例不許外人登山，未能當面進謁，而她門下衆弟子多半恃強好勝。一半是受人愚弄慫恿，以爲峨眉派狂妄自尊，心中不服；一半也是各有私心，想乘機炫耀自己法力，於是紛向乃師述說，齊真人這次開府，海外散仙挨次請遍，獨不把他師尊看在眼裏，並還

假造了些切中其師心痛的讒言。余媧竟被末幾句話激怒。她自遷居小蓬萊，已百餘年，不曾離島一步；以前又在海外僻遠之地潛修，輕易不來中土。對這裏長幼諸道友，祇近年纔聽傳說，不知底細，誤認作對方法力有限，不值親來。祇命男弟子陸成、毛霄，女弟子於湘竹、褚玲，持了好些法寶，來做不速之客，到後相機行事。依她本心，祇是不忿齊真人等輕視，意欲當場給點厲害，使主人丟臉，略煞風景，並無過分加害之心。可是這四人已受妖邪蠱惑，必要賣弄神通，大鬧一場。仙府主賓兩方俱多法力高深之士，各處仙館均有監防，絕不容他們猖狂，定找無趣。但這四人均是她門下健者，並且仙府此時另外還來好些假名赴會的仇敵。先來的，已被適纔乙、淩諸位道友法力鎮住，或者不致妄動。隨後來的，尚不在少，他們不知厲害，仍可能冒失行事。這些人迥非你們適纔所殺妖徒之比，你兩姊妹又都好勝喜事，難免不乘機出手。你義父此來，一切料已前知，既未禁止，當無妨礙。但我終恐你們一不留意，便受虛驚。明日就是庚辰正日，此間晝夜如一，轉眼即至。如能隨我在此作壁上觀，單看熱鬧，免致將來樹敵，最爲穩當；真要多事，也不攔你們，但須隨時留意。

「那四人中有一個生具異相的少女，兩手兩足，各分左右，一長一短，上下參差，便是有名的三湘貧女於湘竹。最是狠毒不過，和人一作上對，不死不休，永無了結。身帶法寶也多，更廣交遊，除峨眉、武當兩派，各派均有至交。你們往小寒山拜師不久，便要積修外功，如若樹此強敵，要添不少麻煩。丁仙姑說，余媧所習道法，介乎邪正之間，生平祇做了一件虧心事，除量小心狠，愛炫耀逞能外，並無多少罪惡。門人等雖多驕狂，也不似別的妖邪多行不義。照這樣，主人和諸位仙賓決不輕易傷他們。你們如遇上，務要避開，不可輕敵。還有後來諸敵也頗有幾個能手，你姊妹無論自問能敵與否，那件護身法寶必須隨時備用，到時最好先放出來，再行上前，便萬無一失了。」

二女聞言，口雖應諾，心中卻不願示怯。再退向旁邊，將癩姑引到別室一說。癩姑笑道：「那四肢不全的女花子於湘竹，我老聽人說，還沒見過。人都說她師父早已仙去，原來還有這麼大靠山麼？難得遇上，倒要鬥她一鬥，看她如何死纏不休哩。」二女一聽，暗忖：「癩姑還要成心鬥她，自己怎好意思退縮？憑着法寶防身，至多不勝。如結下仇，會後就去小寒山拜師，憑師父的法力，難道還怕她上門欺人不成？」一心爭勝，便把葉縉所說全置度外，口頭卻不說出。正想借口閒遊退出，半邊老尼本來昂着那半邊腦袋和一張怪臉，坐在那裏一言不發，神色頗傲，忽喚二女近前，拉手笑問道：「我自出家以來，還是頭一次見到這樣一對仙根靈秀的人物。少時有人擾鬧仙府，主人早有安排，我自不便多事。你們初次出山，恰可借此歷鍊。我送你們一件小東西，留在身邊備用吧。」隨從身畔取了兩根長約四五寸，兩頭俱尖的金針，分給二女，傳了用法。又道：「此針

我也取自旁人，但經過我重新祭鍊，共九根。除留賜門下七女弟子外，尚餘兩根在此。我無甚用，你們拿去，如爲邪法異寶所困，差不多可以立破哩。」

二女先頗厭惡半邊老尼貌醜，人又那麼自大，想不到會贈自己法寶。見葉姑面有喜色，越發欣喜，當即拜謝領教。回顧癩姑不在，忙即謝別。追出一看，癩姑正在前面和李英瓊說話，問怎不相俟同行？癩姑笑道：「這真奇怪，人家半邊腦殼送你們東西，我在旁看着，算甚意思？如不先走，她還當我也想一份呢。你兩個真是這裏的香包，連她這向來護短薄情，除自己門徒永看外人不上的冷人，都會愛你們，真是難得。」英瓊笑問：「半邊大師送甚法寶？」二女把針遞過，說了前事。英瓊道：「我聽玉清大師說，這位老前輩性情古怪，素來少所許可。但她法力甚高，武當、崑崙兩派同道，對她都帶三分敬畏。外人除和師父、崔五仙師交好外，輕易不與人交往。她送人的東西，決非常物，恰又在這緊急之時，內中必有深意，莫看輕了。」謝琳笑答：「我也如此想法。葉姑說，少時還有敵人擾鬧，姊姊和諸位同門師兄弟姊妹，莫非還是旁觀，不動手麼？」

英瓊道：「到了正日，這座峨眉山腹差不多要整個翻轉。雖由掌教仙尊、各位師伯叔照教祖仙示主持行法，裂地開山，我們都各派有重要職司。到時地軸便即倒轉，到處都是地水火風，後洞門也暫時封閉。縱有仙賓降臨，也改由凝碧崖前雲路飛落，另有白、朱長老與白雲、頑石四位仙師代爲接待。所有本派同門，各就班列侍立。靜候五府齊開，地軸還了原位，重建仙景，方與羣仙盛會哩。我也是纔聽齊二師姊說起。當和敵人鬥法之時，衆同門正各按九宮八卦、五行方位，用掌教師尊所賜靈符，連同自己飛劍法寶，準備排蕩水火風雷，並防妖邪擾害，好些重責。因這次乃千古神仙從來未有之盛舉，忌恨的人太多，一毫大意不得。好些地方，仗着長幼兩輩外來仙賓相助。自己人尚且不夠用，又多和妹子一樣，末學新進，哪還敢分心去和人動手呢。你們看他們不正往太元洞去麼，妹子雖已得信，也須前往，一會兒師父便要傳聲相召。難得我們四人一見如故，開府以後，癩師姊要回岷山，二位姊姊要去小寒山。妹子也須奉命他出，大約將來和易、餘二位同居依還嶺幻波池，異日便道走過，務請降臨。我和易姊姊行道之暇，也必去岷山、小寒山拜望。余師妹飛來，必是喚我前去。會後如能快聚，固是快事，否則前言不要忘卻。」說時，二女遙望峨眉門下諸弟子果紛紛往太元洞趕去。聞言未及回答，余英男已經飛到，喊英瓊道：「諸位師兄師姊俱往太元洞領命和取靈符，姊姊快去。」一言甫畢，二人便聽耳邊傳音呼名，趕緊默應，同向三女作別飛去。

癩姑笑道：「英瓊豪爽天真，祇性剛一些，沒有女神嬰機智有心機，但這兩個人我很喜歡。英男初見，未甚交談，想也不差。聞說幻波池豔屍崔盈氣候已成，精於玄功變化。

她三人此去必有不少險阻，我很想到日暗中助她們一臂。二位姊姊如若有意，此去小寒山拜師之後，你們別的先不忙學，祇憑着你倆姊妹討人喜歡的本事，硬向令師撒嬌，強磨令師將那無形護身佛光傳你們。加上原有的幾件法寶，足能和豔屍鬥一氣了。到時，我必先得信，自會前往通知。令師如不應允，我也沒法。反正她必愛你們，所做又是好事，不會責罰，不要害怕。」謝瓔笑道：「我姊妹近日所遇這麼多道友姊妹，看來數你最壞。難道你在令師門下，平日也這樣？」

癩姑把癩頭麻臉一搖，舌頭一吐道：「憑我這副尊容，也配跟師父撒嬌？不被打扁，自己也肉麻死了。頭一樣，我師父嚴峻有威，終年沉着一張臉，沒見她笑過。最可氣的是，師姊眇姑瞎着半對眼睛，模樣比我強不多少，神情卻比師父更嚴。師父不開笑臉，還肯說話，她連話都不肯說。除了拼死用功，便和惡人作對，心腸又狠。異派妖邪遇上她，照例是趕盡殺絕，休想能得全屍。平日老是陰沉沉一張冷臉，又怕人，又討厭。我平日千方百計引她開口，不是鼻子哼一聲，便是拿她那半雙瞎眼白我一下，彷彿多說一句話，便虧了大本似的。常嚇得我寒毛根直立，老怕惹翻了她打我。我又是個話多愛熱鬧的人，遇上這樣同門，偏生祇此一位，真悶得死人。要不怎會見了你們幾個，我就愛呢。」

二女聞言，真忍不住要笑。謝琳道：「你愛說笑話，我偏不信。聞令師姊道法甚高，哪有不通人情之理？」癩姑道：「明日她和師父必來，不信你看。各有各的天性，甚麼怪人都有。起初她原有傷心處，日子一久，習與性成，變成冷酷神情。她又不似我想得開，人看我不順眼，也不生氣。我挖苦自己，比別人還兇呢，這還有甚說的？其實她那真心比我還熱，祇要和你知己，甚麼險阻憂危都甘代受。祇是知道她的人，比我還少罷了。不遇知音，能叫她有甚麼話說？我這樣嬉皮笑臉，她又不會，所以和她好的人就少了。」二女同道：「知音難得，匪自今始。我們如若相遇，倒真要和她結交呢。」癩姑剛說了句：「結交不得。」忽見適往太雲洞的峨眉男女諸弟子，三三兩兩相繼走出，分往各地走去，一晃眼，俱都不見。如非事前得知各按方位守候，奉有使命，乍看祇當是各自結伴閒遊，或往各地仙館訪友神情，行若無事，直看不出一點戒備之狀。這時各派仙賓越來越多，仙館樓臺亭閣矗立如林，到處雲蒸霞蔚，匝地祥光，明燈萬盞，燦若繁星。更有嫫姆師徒用仙法驅遣靈木化成的執役仙童手捧酒漿餚果，足馭彩雲，穿梭一般穿行於山巔水涯，各處仙館之中，都是一般高矮服飾，宛如天府仙童，各具丰神。再加上海內外羣仙雲集，有的就着所居碧玉樓臺四下憑眺，有的結伴同行，互相往還。不是相貌清奇，風采照人，便是容光煥發，儀態萬方。目光所接，不論是人是景緻，都看得眼花繚亂，應接不暇。三女先前所見，尚無如此之盛；出時又以說話分心，不曾在意。這一細看，方覺神仙也有福麗華貴之景。二女首先讚不絕口。

癩姑笑道：「我不懂對頭是甚人心，人家與他無仇無怨，偏要做那煞風景的事，自尋晦氣。就說有仇有怨，或受至友之託，不得不作祟吧，也應量量自己的身份本領，然後下手。分明見主人這麼高法力，府還未開，首要諸人也還未出，已有這等聲勢，也不想能敵與否，便敢膽大妄爲。幸虧是主人寬大，今日如換我家師徒三個做主人，連那沒動手的妖邪，祇要存心不善的，一個也休想回去。」謝琳笑道：「都要知道利害輕重，早明邪正之分，不會身入旁門，迷途罔返了。不讓他們喫苦丟人，還要狂呢。我們管他作甚？這正是好景緻熱鬧時候，有好些新起的仙館還未見過。李姊姊適說，開府時遍地水火風雷，宴後仙賓便各起身，再看未必還有。這些樓臺亭館仿自桂府瑤宮，難得遇上。好在都是做客，就住的是敵人，沒和主人翻臉以前，遇上也無妨礙。何況總可看出幾分，路道不對的不進門，祇在外面看看，不去睬他好了。」謝瓔道：「對頭已快發作，莫要看不完就動了手。要去，我們快些去吧。」癩姑道：「你兩姊妹須聽我的，好歹我總比你們見得多些。我說不能惹，就口頭上喫點虧，也須避開。」二女當她說笑，隨口應了。癩姑又道：「你們細看，本派道友俱有職司，已各就方位，不到時，看不見人，晚一輩的外客，俱被各人師長喚到跟前，靜候開府。祇乙、淩、公冶、白、朱等有限的幾位老前輩，專門應付他們。各位正派仙賓，俱已各歸館舍，不願多事樹敵。這一會兒，路上走的飛的越來越少，除卻仙廚執役仙童，差不多都是面生可疑和不知底細，與雙方無德無怨的散仙之流。請想事情多大，目前後輩就我們三人遊行自在，膽盡管大，卻要心細，量力而行呢。」

二女聞言，再細看各處，果然在這片刻工夫，人少了大半，先前所見各正派中師徒，一個也難見到。依然不以爲意，正在且談且行。謝琳忽對癩姑笑道：「你快有好朋友了，還不快上前招呼去？看神氣，還許不是旁門中人呢。」癩姑遙望前面花林中走來二女，一個極美，一個極醜。認得一是美魔女辣手仙娘畢真真，一是醜女花奇，俱是岷山白犀潭韓仙子的門下，忙使眼色，令二女噤聲，故意順着繡雲澗往側拐去。走過兩處仙館，知已背道而馳，纔說道：「我不稀罕交這朋友。那醜女倒不是不可交，我祇恨她把那心辣矯情好做作的師姊奉若神明。最可笑的是，以前問她何故如此離不開她？卻說愛她師姊長得美。我生平最不喜像她師姊那樣人，覺得比齊家大姊那麼真是方正，並非作假的人還要難處。彼此脾氣不大相投，兩家師父又有交情，卻偏都護短，萬一有甚爭執，誰喫誰虧，都是麻煩。她師姊也嫌我醜，我又愛說真話，鬧得連花奇也疏遠了。躲開最好，免得遇上，我嘴快，一不小心得罪了人，又生芥蒂。」

邊談邊走，不覺繞到仙籟頂對面的錦帆峰下。二女見上面仙館有好幾座，形式極爲富麗，

與別處不同，便往上走。癩姑低語道：「你看峰腰第二座樓臺上有一男一女，面有怒容，不似好人，這一處莫要過去。」二女所想去看的，恰是那裏，聞言不以爲然，悄答：「我們閃向一旁，隱身上去。能進則進，不能進祇看一看便走，怕他何來？」癩姑也是好勝心性，祇是暗中戒備，便不再攔，一會兒轉到。這座樓臺，全是一色濃綠晶明的翠玉砌成，因經靈嶠諸女仙加工精製，把佔地幾及二畝的一所兩層樓臺，宛如一塊整玉雕就，通體渾成，不見一絲痕跡。寶光映射，山石林木俱似染了黛色，形式又玲瓏精巧，越顯秀麗清雅，妙奪天工。本想繞臺而過，因爲愛看，不覺停了一停。

忽聽臺上一女子道：「適纔藏靈子說的話，真叫人生氣。這三寸丁，枉爲一派宗主，竟對峨眉派那等恭維。不但幾個爲首之人，甚至連那門下一羣乳毛未乾的新進，都誇得天上少有，古今難尋，真是笑話。如不念在與他們師父曾有一面之緣，我還更要使他難堪呢。」另一男子口音笑道：「藏靈子長外人志氣，話固說得太過，敵人也實不可輕視。休說這裏的樓臺館舍以及一切佈置，不是尋常道士所能辦到；便照崔海客所說，我們未來以前，所來敵人也非弱者，尤其西崑崙血神子何等厲害，尚且全數葬送，事前怎能不加小心呢？」女的冷笑道：「那幾個旁門下士自非峨眉對手。至於血神子如何如何，我們從未聞見，祇憑崔海客一面之詞。現時敵人勢正強盛，連駝鬼他們都甘爲所用。焉知崔海客他們不是和駝鬼、藏靈子一樣，想避道家四九重劫，異日打算借助峨眉，看出我的來意，故意張大其詞，捧人臭腳？不久便要裂石開山，並非怕敵人全數出現，勢衆人多，是爲那時水火風雷一齊發作，敵人早有準備，下手較難。意欲不等師父飛到，先行發動，給敵人一個大沒趣，看看以後還敢目中無人不？」男的答道：「飛符已去多時，師父萬無不來之理，師姊何必忙在片時？」女的微怒道：「我祇不服他驕狂，又是我們好友的對頭。受人重託，誇了大口，如若使他開府成功，氣焰更盛，豈不丟人？果如藏矮子和崔海客所說，以我們數百年的功力和師父所賜法寶，至多不能全勝，他決傷我們不了。好歹也在會前給他一個重創，纔可稍消心中惡氣。待我們和敵人鬥上，師父的接應也正來了。你不必攔，就下手吧。」男的答道：「敵人雖然這次不請我們，意存輕視。一則是素昧平生，好些借口，不便公然問罪；二則來時主人甚是謙恭，現時主要諸人俱在閉洞行法，待承又極周到，其勢不能無故翻臉。」

女的不等說完，便怒道：「你近來膽子怎越發小了？安心向他找事，隨時隨地俱可翻臉，有甚顧忌？今天最叫人生氣的還有葉繽。昔年遊小南極採取冰參，在冰原上相遇，我因見她生得秀美，法力也還不差，有心結識。及拿話一探口氣，竟說她素喜清靜，平時除二三知己外，輕易不與外人往返。措詞雖極自謙，分明是見拒之意，我已有氣。但還許是見我隨有兩個同伴，形迹較爲放蕩，她不願招惹，因而連我一齊見拒。當時略談分手

以後，連去她金鐘島上三次，都推說人已他出。這原拿不定真假，但是禮尚往來，應該回訪，我並還留有便中尋我的話。她卻一直也未到我以前所居沙壺島去。等我拜到現在師父門下，前年在武夷山左近路遇，遠望明明是她，等我跟蹤趕去，已經隱形避開。我正指名數她無禮，值西湖超山唐梅塢岳道友路過，極口說她委實不喜與外人交結，天性如此，決非自大；便岳道友在她好友謝山座上曾遇過兩次，有時相遇，也祇略一點首即去。既然自命清高，爲何這次也到人門上？適纔有兩位先來的道友，俱曾見她同了幾個面生的散仙修士一同閒遊，神情甚是親密，迥非昔年傲岸自高故態。如非對敵事重，依我脾氣，當時就叫她當衆丟醜了。」

仙都二女和癩姑因身形已隱，擬暗入仙館偷看內中是甚佈置陳設。行至臺下，聽見上面二人問答，便不再上，傾耳靜聽。先祇想聽這兩人的來歷，女的是否葉縉所說的於湘竹。及聽說到葉縉，二女首先有氣，都在尋思：「無知賤人，你敢說我葉姑，今天先就叫你丟了醜臉試試。」相隔甚近，恐被警覺，也未和癩姑商量，俱想用癩姑隱形打人的故伎，先打那女的兩下再說。念頭一轉，立即飛身上去。癩姑驟出不意，大喫一驚，一把沒有揪住，祇得跟蹤飛上，以備接應。

二女到的一剎那，忽聽女的道：「你看師姊不已和敵人動手了麼？我們還不快去！」二女恰也掩到身側，見那女子宮裝高髻，打扮得和圖畫上的天仙一樣，姿色卻是尋常；男的是個少年道人，相貌比女的要俊得多。二女手纔揚起，還未打下，這一雙男女敵人本自起身要走，倏地顏色劇變，似有覺察，同往一旁縱去，緊跟着滿身都是白光環繞。女的首先怒喝：「何來鼠輩，速速現形納命，免你仙姑費事！」隨向囊中取出一件法寶出來。二女全都打空，方欲跟蹤追過，癩姑已經飛到，一手緊拉一個，一言不發，便即飛起。二女看出不大好惹，料有緣故，祇得隨同飛起。見癩姑手朝西面一指，人卻南飛，晃眼到了左近危崖邊落下，悄道：「敵人已經發動，且先看這對狗男女厲害不。大敵當前，豈是憑手就可打人的？要有一位老前輩在場，樂得撿點便宜，我們先不要過去。」

說時，那臺上女子手揚處，飛起亮晶晶兩尺許長一幢銀光，流輝四射，急轉了兩轉，倏地一聲嬌叱，與那男的雙雙往西南方飛去。所追原是癩姑誘敵的幻影，晃眼便被追上。這一男一女，正是余媧的弟子毛霄、褚玲二人。法力雖比於湘竹稍次，但俱各有兩件極厲害的法寶。仙都二女幾乎被擒，幸而癩姑看出敵人身有異寶，預存戒心，趕緊上前將二女引走，緩了一緩，纔未喫虧。及至毛、褚二人追上幻影，發覺上當，不禁大怒。回頭一看，見於湘竹、陸成的飛劍已被神駝乙休、窮神淩渾破去，法寶也毀了一件。不顧再追敵人，忙即飛身趕去，一指空中銀光，先向淩渾當頭罩下。淩渾知道此寶厲害，忙

運玄功，身劍合一，化爲一道金光，將那一幢銀光抵住。百禽道人公冶黃在仙籟頂上見添了敵人，也把自煉墨龍神劍化爲一道烏油油的光華，飛出手去。一面笑向阮糾道：「對方人多，道友何妨相助一臂？」阮糾微笑不答。

這邊仙都二女和癩姑見乙、淩、公冶三人雖將於、陸兩敵人飛劍法寶各破去了一兩件，因這四敵人各有一片白光護身，所用法寶均極神奇，急切間仍難取勝。方在驚奇，忽見北面、西面有七八道光華，均如長虹橫天，各由所居仙館中相繼飛出。看神氣，好似預先相準了對頭，剛一出現，左近別的仙館中也飛出七八道光華。跟着雙方現身，各自運用飛劍法寶，在空中交馳互鬥。漸漸越鬥越近，不謀而合，齊向仙籟頂上空聚攏。滿空俱是各色光華交織，比起先前和猿長老等妖人鬥劍聲勢還盛得多。二女、癩姑定睛一看，那先飛出的一夥敵人，祇有兩個頭陀和一個少年道姑似是左道中人，餘者俱是散仙一流，法力均頗高強，但都面生。後出諸仙，也祇認得易周、易晟和綠鬢仙娘韋青青、凌虛子崔海客、步虛仙子蕭十九妹、金姥姥羅紫煙、玉清大師等。先前見過的六人，有三個不認得。這一來，恰好一個對一個，有的施展法寶飛劍，有的運用玄功，大顯神通。也不知是乙、淩諸仙有心相讓，未下絕情，還是對方法力高強，本來勢均力敵。鬥了好些時，乙、淩諸仙盡管連佔上風，無如敵人多半均擅玄功變化，法寶甚多，層出不窮，仍是傷他不了，並且乙、淩、公冶、羅、蕭、玉清六人，雖然常佔上風，易、韋、崔等六人卻至多和敵人打一平手，偶然還有相形見絀之勢。祇見光霞燦爛，彩霞飛揚。有時法寶飛劍爲對方所破，碎裂成千萬點繁星，隕落如雨。各仙館中男女仙賓俱出，憑欄觀戰。神光仙影，交相掩映，祥氛匝地，瑞靄飄空，頓成亙古未有之奇觀，神妙至於不可思議。

二女幾番躍躍欲試，俱喫癩姑阻住，說道：「我看這些敵人，祇有兩三個像是路數不正，餘者多是散仙中高明人物。乙、淩諸位老前輩不肯傷人，各處仙賓俱出觀戰，並無一個上前助陣，必是先商量好，有一定步數。初上來還互有勝負，這一會兒，已各將人掉轉，強對強，弱對弱，差不多扯勻。而我們有好幾位俱比敵人要強一着，依然不使殺手，顯見含有深意。起初我不服那於湘竹，還想鬥她一鬥。這時一看，人家多年修煉，功候果然不淺，準知未必討好，也就知難而退了。尋到我們頭上，那是沒法。既然各有對頭，何苦惹他作甚？尤其敵人差不多俱擅玄功變化，精通道法。我們如用法寶神光護身，和他們明鬥，不是不可，也不至於便受傷害。但是白費氣力，要想傷害敵人，煞非容易。如用隱形暗算，祇一近身，喫敵人護身神光一照，立被破去，稍微大意，便受其害。徒勞無功的事，我向不喜做。余媧少時即至，總有新奇花樣，樂得在此看看熱鬧，還長見識，理他作甚？」

二女雖被勸住，並未死心，暗中仍在準備發動，又看了片時，恰值自己這面有一位不知名的仙賓，是個白鬚老者，本和那少年道姑相鬥，大約氣量較狹，先本和衆仙一樣，祇是迎敵，不願傷人，不知怎的，一時輕敵疏忽，喫道姑用法寶暗算，當時躲避不及，受了一點微傷。立即大怒，長嘯一聲，改作身劍合一，化爲一道白煙與敵相拼；暗中卻運用玄功，將元神分化出去，猛下毒手，將道姑右臂斬斷。就這樣，還恐敵人將斷臂奪了去，用靈藥、佛法復體，緊跟着，揚手又一神雷，將那條斷臂炸成粉碎，正說着便宜話。那道姑名叫王龍娥，也是海外有名望散仙。雖是旁門一流，法力頗高，與余媧師徒甚是交厚，在敵黨來賓中最後到達。於湘竹等不知她也是受了奸人蠱惑而來，祇當來此做客，無心相值，因見自己和人相鬥，同仇敵愾，上前助戰。瞥見遭人毒手，仇敵還在奚落，俱都心中忿極。內中褚玲法寶最多，和她對敵的又是凌虛子崔海客，恰是平手，可以隨便抽身，忙即捨了崔海客追去。一照面便發出百零九根天芒刺，紅雨一般當頭罩下。那白髮白鬚老人乃紅菱嶝銀鬚叟的同胞兄弟雪叟，知道此寶厲害，來勢神速，不及抵禦，忙運玄功往斜刺裏遁去。

這時衆仙各有敵人，崔海客又被褚玲法寶絆住，不及追趕。二女見狀，再也忍耐不住，各在辟魔神光罩護身之下，飛起迎敵。因知來人飛劍法寶厲害，惟恐不可取勝，徑將碧蜈鉤、五星神鉞一齊施展出去。褚玲眼看追上敵人，猛瞥見小峰上面倏地飛來一幢光華，將去路阻住，擋得一擋，前面敵人已經遠揚。跟着光幢中飛出兩道碧虹，一柄俱有五色光芒的神鉞，迎着天芒刺神龍剪尾，祇一絞便即破去，灑了半天紅雨。自身也被剪了一下，覺着力量極強，護身神光差一點也喫破去。不由又驚又急，怒火上攻，一面忙使法寶飛劍迎敵，大喝：「何方鼠輩！藏頭縮尾，暗使鬼蜮伎倆，怎不敢現形答話？」二女喫她一激，又因一上場便得手，自覺法寶神奇，敵人法力有限，既已對敵，隱形何用？隨在光中現身，戟指同聲笑罵：「你自眼瞎，看我們不見，怨着誰來？本是一對一個鬥法，你偏欺軟怕硬，自不是人對手；卻逃下來幫助那道姑兩打一，暗算人家。你纔是不要臉的鬼蜮伎倆，虧你還好意思說人呢！我姊妹名叫謝瓔、謝琳，我義父乃武夷山謝真人，師父是小寒山神尼，金鐘島主葉縉是我姊妹姑姑。好些法寶還未用呢，知趣的，快滾回去，朝原來那位仙長納命；再要張狂，我姊妹一生氣，你就和猴子一樣活不成了。」

褚玲見二女活似一人化身爲二，年紀不大，一身仙骨仙根，所用法寶尤爲神奇，說話偏是那麼天真稚氣，不禁又好氣，又好笑。猛一動念：「自己還沒有徒弟，這麼好的資質，何不就此擒去？」念頭剛轉，回顧那與心靈相合的一件至寶，就這瞬息之間，已被神駝乙休用身外化身，冷不防撇下對敵的於湘竹，憑空收去。崔海客正指法寶飛劍追將過來，不由大驚。明知仇敵勢盛，鬥了這些時候，法力並未全施，直似有心取笑。師父不知何

故，遲不到來？心貪二女美質，惟恐不能得手。一面揚手飛出一片白光，迎敵崔海客；一面又把適纔幾番躊躇，想要使用，又怕被敵人損毀，未敢冒失出手的一件本門惟一至寶施展出來。長袖甩處，先由袖內飛出一團淡青色的微光，朝二女打去。

二女哪知厲害，方笑這類東西也敢放出來現世，忽聽癩姑在峰下高喊：「二位姊姊速退，這東西挨它不得。」說時遲，那時快，青光已與五星神鈸相接，一觸即化青煙，分向上下四外飛起。二女見那青光雖化淡煙裂開，但是展布甚廣，又勻又快，宛如天機舒錦，平波四瀉，齊向身前湧來，晃眼頭上腳下俱被越過。又聽癩姑連聲急喊，知道有異，忙指兩道碧虹，想去絞散。虹光到處，祇將那煙撐開，似虛似實，既不再破裂絞散，也沒覺出有甚阻力。倏地三道寶光齊被青煙逼住，身後一緊。回頭四顧，全身也被青煙包沒，鉤、鈸二寶竟撐它不動。如非神光護身，更不知是何景象。料爲敵人法寶所困，急得把以前所有法寶、劍氣全數施展出來，一面又運辟魔神光罩不住亂衝，終無用處。祇見四外青濛濛一片氤氳，外面景物一點也看不出，聲音也聽不到。先停住不動，待了一會兒，忽然連人帶寶，一齊往空飛起。估量已經離開當地，要被敵人攝走情景。心一着急，謝瓔猛想起半邊老尼所贈兩針，因是情急心亂，祇管把原有法寶悉數施爲，尚忘使用，也許此寶能破。忙令謝琳一同取出，如法一放。祇見一溜赤紅如火的尺許梭光脫手飛起，叭叭兩聲極清脆的聲音，身外青煙立即破碎，裂一孔洞，由小而大，往四下散裂。耳聽外面人語嘈雜，光華電舞，一閃即逝。心中大喜，不等青煙散完，忙即衝出一看，凝碧崖前雲路已通，自身已離出口雲層不遠。對面有一仙女面帶怒容，正和阮糾、甘碧梧、丁嫦三仙說話，似在爭執。身後便是適纔所見的十多個敵人，乙、淩諸仙已經停戰。衆中卻多了兩個老尼：一個慈眉善目，相貌清癯；一個身材矮胖，凹臉突睛，面黑如漆，相貌雖醜，別具威儀。身旁還隨有一個雙目半眇，瘦小枯乾，相貌奇醜的小女尼。

方估量這是屠龍師太和弟子眇姑，癩姑已從對面飛到，拉着二女笑道：「適纔你兩人不聽招呼，爲混元一氣球所困。跟着，余媧便衝開凝碧雲路飛下，硬要將你攝去，差點沒把我急死。初來時，乙、淩諸位仙長正想施展法力，和她決一勝負，恰值我師父、師姊同了優曇大師趕到，將她阻住。她仍不聽良言，已經行法，待和我們拼命。後來靈嶠四位仙長出頭，她見這些人哪一位也不好惹，一位乙真人就夠她受的，這纔借風轉舵，並和四仙商量，說你二人資質甚佳，劫回山去並無惡意，祇是收做門人傳授道法。那意思是心意已定，除非有人將她混元一氣球破去，方可罷休。不料那針竟是此寶剋星，一下便碎。她已說過，乾看着心疼生氣，還不能爲此發急。三仙留她師徒會後再去，她丟了這麼大的人，自是不願。無如上方雲路，乙真人已和淩真人同用法寶封閉，再上去決沒下來容易。她不去還好，真如非去不可，便是敬酒不喫喫罰酒，更找無趣了。」謝琳笑

道：「你看她師徒幾個不是同甘、丁二仙一齊往繡雲澗去了麼？」癩姑回望，果然余媧面有不快之色，也沒和先鬥諸仙相見修好，自隨甘、丁二仙，率領門人同往繡雲澗飛去。下餘八個敵人，自覺無顏再留，意欲相隨同行，因聽三仙口氣，明勸暗誡，知道上去必有阻隔，一個衝不出去，再回下來，更不是意思。想了想，表面上總算是無心遇敵，未與主人明鬥，祇得帶着一臉愧容，各回仙館，靜候過開府再去。不提。

癩姑隨領二女拜見優曇與屠龍師徒二人，自免不了誇讚幾句。二女見眇姑果是冷冰冰一張死人臉子，不禁暗笑。謝琳更是淘氣，見諸仙祇有一半散去，乙休、淩渾、公冶黃、阮糾仍回仙籟頂，那由雲路新來的神尼優曇與屠龍師太也隨乙、淩諸仙回到崖上，並未往見主人；眇姑好似初入仙府，獨在崖下徘徊觀賞，不熟裝熟，便湊前去假親熱，口喊師兄，不住問長問短。眇姑正喜二女天真靈秀，先也有問即答。一會兒，發覺二女使眼色，老忍不住要笑神氣，癩姑又緊隨身後，不禁恍然大悟。朝癩姑斜視了一眼，微怒道：「你倒向外人變着法子編派我呢，回去看我饒你！」癩姑笑道：「奇怪，你自破例和人說話，怪我作甚？聽玉清大師說，適纔各位仙長和敵人交手前，先暗鬥了好一陣，內中還有幾個舊日仇人狹路相逢，纔動手的。因是本來相熟，來意大同小異，動手後發覺自身力薄，不一路的也成了一路。經過情形，甚是新奇有趣，正要趕去打聽。謝家姊姊因聽我說你的道高，又是我的師姊，特意和你親近。她們自有心事，哪一處算我編派？莫非你終年不說不笑，人家和你相交，也要寒着一張臉纔好麼？」眇姑哼了一聲，又用眇目白了癩姑兩眼。二女想起癩姑前言，再也忍耐不住，也都笑將起來。眇姑斷定癩姑鬧鬼，剛要發作，忽聽屠龍師太在喚：「徒兒們快些上來，時辰快要到了。」癩姑忙催快走。

四人一同飛上崖去一看，嵩山二老已由山外迴轉。四人見禮之後，朱梅笑道：「駝子，時候快到，我們方位定了沒有？莫要亂了章法。事是無妨，如使外客費事出力，或是受點虛驚，也羞人呢。」乙休笑道：「朱矮子，你想日後創立教宗，多結外援，處處賣力，也不想想這點小事，還用過分操心麼？我們恰好八人，到時各守一方好了，難道還有甚錯？」追雲叟白谷逸道：「駝子少說嘴，你哪樣事都是鬧着好玩，也不想事輕重。我們各人都有兩個對頭在此，他們不敢和我們明來，保不在要緊關頭暗中使壞，哪能不先打算呢？依我說，你的屎棋不早下完了麼？左右無事，我們現就把人分開，各守汛地。一則免得地水火風突然爆發，事前不看好地勢，那些仙館有一處照顧不到，便是笑話；二則原有那些靈藥花木也須保全，不可遺漏；三則可以暗中觀察，對頭是否敢於作梗，有備無患。豈不是好？」

乙休還未回答，衆仙齊都讚妙。乙休笑道：「兩矮子祇是多慮。本來五六人已夠，因阮道友盛意相助，又添上二位神尼，多厲害的亂子，都擋得過去。既大家都願早點分配，我們便按八宮方位分列好了。」癩姑笑問：「弟子等可有點事做麼？」朱梅笑道：「少時全山祇仙籟靈泉一處不變，餘者差不多暫時俱化火海。你們且到古楠巢去保護芝仙吧，一切佈置運用已告袁化，祇用法寶、飛劍護住芝仙，騎在佛奴身上，靜候仙府重建，又得看又好玩。我這裏派差事還有好多，快些去吧。」說時，衆仙也議定方向，共推神尼優曇帶了眇姑，在仙籟頂上運用佛法，護那左近靈泉，並照預計行事。下餘七人，也各按方位自去，相度形勢，如法施爲。不提。

二女、癩姑隨即飛往老楠巢一看，鵬、鷲、鳩、鶴四仙禽俱各守在老楠枝上；袁星同了沙佘、米佘、健兒和芝仙俱在樹腹之內圍坐，面色緊張，圍着樹根劃了畝許大小一個圓圈。袁化剛由楠巢中飛落，見了三女施禮，引到樹腹中去。芝仙、芝馬見了二女，一點也不認生。二女尚是初見，喜愛非常，正抱起來撫弄，袁化已向癩姑問明來意，喜道：「弟子正因老楠有三千年之壽，根深十餘丈，佔地畝許，來賓中不少敵黨，到時除將這樹連根拔起，還要保護芝仙，雖仗師祖神符妙用和衆同門、四仙禽相助，終恐法力淺薄，難勝重任。現有三位仙姑到此，決無一失了。」癩姑道：「那日玉洞真人岳韞，到岷山對師父說起你多年修煉，道法甚高。教祖既有法旨，決能勝任。我們祇是借此觀賞全洞奇景，並幫不了多少忙。你仍主持你的，我們祇看看好了。」袁星道：「本定弟子主持行法，拔這楠樹，免爲地火所傷。芝根仍藏樹腹不動，健兒也守在裏面。芝仙、芝馬都由袁星抱住，騎在佛奴背上。神鳩站在地上。沙、米二弟一騎神鷲，一騎仙鶴，左右護衛。現在可由三位仙姑抱住芝仙、芝馬，同在鵬背和兩翼之上，袁化御劍殿後，別的仍照原樣。弟子便可專心保護這樹，比前更周密了。」三人聞言大喜。

袁星隨縱身飛起，往太元洞略微遙望，下來說道：「時辰將到，請出來準備吧。」隨手一招，四仙禽立即飛落。衆人依言行事，抱着二芝上了仙禽。遙望崖那邊，依舊樓臺亭榭，林立星羅，金碧輝煌，仙雲縹緲，到處祥光瑞靄。時見仙館中賓侶徘徊於瑤臺玉檻之間，宛如無數小李將軍的仙山樓閣圖畫，呈列眼前，奇麗無儔。仙館外卻是靜悄悄地不見人行，連仙廚中執役仙童也都不見蹤跡。再看下面袁化，已將頭髮披散，正在禹步行法，甚是緊急。樹底圓圈忽自開裂，深陷下去。

二女方問癩姑：「時辰到未？」忽聽地底隱隱輕雷之聲。癩姑直喊：「快看！」二女昂首前望，一聲雷震過處，正對凝碧崖後，倏地飛起兩朵祥雲，雲頭大不及丈。左立石生，右立金蟬，俱穿着一身極華美的蟬翼仙衣，好看已極。金蟬面前虛懸着一口金鐘，石生

面前虛懸着一口玉磬，相向而立。那雲由地面直升天半，相隔約有十丈，華彩繽紛，祥光萬道，宛如兩朵五色芙蓉，矗列天半，頓成奇觀。金蟬等雲停住，手執一柄一尺許長的玉棒，向鐘撞了三下。各仙館中仙賓相繼出觀。鐘聲洪亮，盪漾靈空，還未停歇，跟着又是三聲極清越的玉磬，金聲玉振，人耳心清。方在神往，耳聽地底風雷之聲，由細而洪，越發激烈。猛然驚天動地一聲大震，整座仙府忽然陷裂。立即山鳴地叱，石沸沙熔，萬丈烈焰洪水，由地底直涌上來。一二百座仙館樓臺也在這時憑空離地飛起，虛浮於烈火狂風、驚濤迅雷之上。要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